

奉天錄
平巢事蹟考
唐書直筆
讀舊唐書隨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

天

錄

趙元一 著

中華書局

奉天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指海及
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指
海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附兩
本異文校勘表於後

奉天錄序

編尋大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樸略，不同浮華。雖垂不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綏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兼并天下，漢高祖夷兇靖難，光武討叛懲奸，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宇文氏破高歡，普六氏平陳國，太宗擒王寶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口失簡書，直筆直言，無矯无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忠臣三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士，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堤，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之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機槍，熒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劍而誓心，疾惡之志，切于痛癢，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于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一毛，以効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

奉天錄序

二

孤陋而寡聞。跡不踐于邱門。文有慙于先哲。輕塵罕增于巨岳。墜露無益于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

奉天錄跋

按德宗之出錄稱十月三日舊紀通鑑並稱丁未則其月乙巳朔也而紀鑑書張鑑被殺皆隸壬子與朱泚僭位同日錄云六日豈傳聞誤耶杜希全漢谷之敗舊逆臣傳云十一月三日鑑云丙子蓋十一月甲戌朔而錄以爲十月十七雲梯之捷舊渾瑊逆臣二傳云十五日紀鑑云戊子其日正符而錄以爲十一月上旬朱泚解圍紀鑑並云癸巳以前月丁巳合圍計之恰合新紀三句有六日之數自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也舊逆臣傳作三十日乃字畫偶譌而錄以爲十八日盧杞之貶新舊紀通鑑俱書十二月壬戌非十九日卽二十日而錄以爲二十五日又失書十二月他如王翺之誤爲王雄高重捷之誤爲重傑皆當以史鑑爲準然其敘述頗詳有足以裨史氏之闕略者此書流傳甚尠予得自琴川書肆中蓋卽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云舊抄本略校正其譌脫處刊之已而又得江都秦氏新刊永樂大典本其分卷自首至卷二其渾公之謂乎爲第一卷時李懷光自魏博圍練精兵至卷三南至頓邱縣也爲第二卷李懷光返旆解奉天重圍至其見瀧遇如此爲第三卷上初拔奉天連至末爲第四卷與抄本句字不同擇其善者從之兩通者不能一一刊改秦刻世有單行本宜合參之云癸卯六月朔錫之甫跋

奉天錄校勘表

卷	次	頁	次	行	次	指	注	本	專	雅	本
序		第一	頁	三	行	普六氏平陳國			氏作茹		
卷	一	第三	頁	一	行	傳食而過			食作食		
卷	一	第三	頁	四	行	先與宮主失意上敬宮主 在內			宮主作公		
卷	一	第三	頁	五	行	三日夜四更至洛驛			洛作驛		
卷	一	第三	頁	十	行	嗣郡王宮爲右衛大將軍			鄒作鄒		
卷	一	第五	頁	二	行	與哥舒曜救援			援下有者字		
卷	一	第五	頁	六	行	行及洛驛			洛作驛		
卷	二	第十	頁	七	行	不及與諸將同歸			無不字		
卷	二	第十	頁	十一	行	司徒公以軍敗失士			士作士		
卷	二	第十一	頁	六	行	貞貞之節			貞貞作忠貞		
卷	二	第十一	頁	十三	行	召善定確者			定作走		

卷	二	第十二頁	四	行	戰具備諸靈梯小伎	諸作諸
卷	二	第十二頁	九	行	松枝亂下	枝作脂
卷	二	第十三頁	九	行	批抽軍	批上有及字
卷	二	第十三頁	十二	行	築壘于孔子澤城	孔作九
卷	二	第十四頁	三	行	不能抗節棄城而遁	節作卽
卷	二	第十四頁	八	行	賊衆被擄而退	被作披
卷	二	第十六頁	十三	行	信先有守財三千人	財作附
卷	二	第十七頁	八	行	阻滅三軍	軍作等
卷	二	第十七頁	十二	行	惟李希烈覆軍不改	軍作車
卷	三	第二十頁	七	行	若信貸便	便作假
卷	三	第二十頁	八	行	以充三軍斗酒之貶	斗作牛
卷	三	第二十頁	十四	行	爲田悅是爲相也	爲作謂
卷	三	第二十頁	十四	行	與馬相公相應	馬相公作馬公
卷	三	第二十一頁	一	行	不及焉公三軍大叫呼	焉作馬

卷三	第二十一頁	一	行	馬遂奔洺州	馬下有「公見危赴難遂 進軍救臨洺田悅喪師十 有六七焉」二十字
卷三	第二十一頁	十四	行	戰勝而喪魄	而作以
卷三	第二十二頁	五	行	英起善戰	英作吳
卷三	第二十二頁	九	行	莧桑補卒	莧作莧
卷三	第二十三頁	四	行	步卒恆少清謂劉公曰	恆作桓
卷三	第二十五頁	二	行	高公爲三禮之將	禮作札
卷三	第二十五頁	八	行	所令	令所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六	行	血發朱輪杖戰嘯嗟	毀作殷戰作義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六	行	嫌忤河之不廣	忤作汴
卷三	第二十六頁	十	行	惟機巨防	惟作維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四	行	不能收馬申蔡	最作牧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十三	行	而搜其行從	從作旅
卷三	第二十七頁	十四	行	寶融河西之節	之作乏

卷三	第三十頁	五六	行	勿以受命重而死	重而二字乙轉
卷四	第三十二頁	七	行	功成將士	成作臣
卷四	第三十二頁	十三	行	亦恐之將	恐作孔
卷四	第三十二頁	十五	行	搜獲宮殿	搜上有去字
卷四	第三十三頁	三	行	憂懼茫然	衆俱茫然
卷四	第三十三頁	四	行	祕略佐元勳	無佐字
卷四	第三十四頁	十二	行	嗣鄒王寓	鄒作鄒
卷四	第三十五頁	九	行	桂復幽林	復作腹
卷四	第三十六頁	四	行	謂惟明	明下有曰字
卷四	第三十六頁	九	行	不怯平生	怯作怯

奉天錄卷一

唐 趙元一著

建中四祀先是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宮情深憤惋及登寶位有誅四兇之志焉詔劍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洋梁節度御史大夫賈耽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淮揚節度司徒陳少遊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王命頒行分路齊進獸奮龍驤謀臣盈幕武旅雲萃旗鼓纓施兇徒瓦解乘勝逐北如巨海之沃螢光漢水浮屍似秋風之吹落葉崇義之首懸于朝矣世祖昆陽謝安淝水各一時也詩云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斯之謂矣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尅敵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詔勒歸本鎮口然生不諱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歸淮寧凡掠良家子姓悉爲賤隸六畜資財埽地而盡昔太武瓜步迴師六州無雞犬之響游子望舍不識舊廬元兇之拔襄陽甚于斯酷遂縱師陷我汝州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上命工部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總禁兵五萬而討之師謀士銳所向莫敢有爭衡者長驅築壘于襄城縣焉時國家多故河北幽冀蠅毛蜂起三輔兩畿徵兵日繼皇赫斯怒爰整其旅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元本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澤潞節度檢校工部尚書李抱真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李公晟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分路長驅深入賊境雖王師頻

勝而寇亦不衰。勝負相參。殺傷萬計。時軍用既多。不遑遠略。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請稅三輔兩畿居宇間架。及取兩市富商大賈。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檢納。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審門出天子。有詔去城七里內諸密盡廢之。及泚稱兵。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爲謀主也。時哥舒曜孤軍無援。糧儲不繼。賊得其便。重圍數周。甲士日唯半菽。馬淘牆皮而藟焉。濟表請濟師。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御史大夫高彥哲。各馬步共一十萬。來救襄城。勅大梁節度使司徒李公勉發師。犄角而攻之。軍書往來。同會于汝州之薛店。軍令不嚴。爲伏兵所敗。三將之師。望旗大潰。戎器委數百里。鐵馬一萬蹄沒焉。洛陽士庶惶駭。北走河陽。西奔嶠隄。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唐漢臣奔于大梁。高彥哲。劉德信。收離集散駐軍于汝州。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總師五千。東之澧水。時京兆尹王雄。屬吏置頓。牛酒儉薄。將士已厲。遂傳箭而迴。十月三日巳時也。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樞密。并賜資金帛。時御史臺左巡奏云。涇原士馬違命迴戈。令言星馳至長樂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擁令言而迴。上又使使勞問。賊已列方陣于通化門。門衛拒使者。強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順。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宜慰勞之。許以重賞。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普王纔出禁城門。賊已至于丹鳳門。詔召六軍。久無至者。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相次東征。警衛遂虛。上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懷僥倖。不如遣十騎捕之。使陪鑾輅。若脫于泉。爲害滋甚。不然。以卒誅之。養獸招禍。立可俟矣。上與儲宮經略不遑。而賊已犯禁門。遂以普王爲先驅。皇太子爲殿。韋淑妃。唐安公主。親王。貴妃等一百餘人策騎而去。

乘輿次于咸陽。咸陽令李衡俯集其妻親奉御膳。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傳食而過。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御史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右羽林軍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雄。駕部郎中郭雄。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悉于咸陽而及焉。郭曙與家僕數十人于苑中獵射。聞蹕。伏謁道左。上宣勞之。志願翊從。上許之。駟馬郭曙先與宮主失意。上收宮主在內。隔絕經年。及此。暖馳往覓得公主。策騎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洛驛。奔及乘輿。四日平明。至于奉天。丞尉惶懼。拜舞于縣門。其日上幸縣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瑊討賊之迴戈也。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乘輿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渾公爲工部尙書。行在兵馬使渾公有膽略。泚素憚之。旣而乘輿乃安。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君子曰。高祖困于彭城。而用陳平之策。漢祚興焉。晉武得謝安石。晉室無替。古君子亦有是夫。渾公雖武勇絕倫。而謙讓無匹。乃以令狐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嗣滕王湛然爲金吾大將軍。嗣鄒王寓爲右衛大將軍。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爲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仲莊有剛勇。善謀略。保衛之功。次瑊之勳也。初建中之始。術士桑道茂奏云。國家不出三年。豎有離宮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制度爲壘。以備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數驗。遂令京兆尹嚴郢充築城使。具畚鍤。抽六軍之士督策之。時上初卽位。刑清俗泰。盛夏而土功大興。遠近不知其旨。及此都焉。上初幸鳳翔。依都府而謀尅復。或曰。張鎰雖陛下信臣。蒞職日淺。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本漁陽突騎兇衆。城中旣立。

朱泚本軍必生大變。以臣度之。非萬全之計也。敢以死請。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初。令言陣于五門。禁兵不出。百姓觀者巨億。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鋒自龍尾道上于中間。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貴。兇徒大呼。有頃。入宜春院及諸宮。時倉忙之際。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填街塞陌。連日竟夜。既而羣盜與令言謀議。虛難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異志。若迎而爲主。事可捷矣。遂于招國里以禮迎之。泚畜姦伺隙。久懷非望。羣盜既至。僞讓不從。而命爲使者。設食久之。以觀衆心。于是火燭星羅。觀者萬計。泚入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權臨六軍。○原作臨六年。依秦刻改。與通鑑合。國家有事。東郊徵涇原師旅。銜命赴難。將士久處邊陲。不聞朝禮。軍驚御駕。乘輿已出。夜定。見神策六軍金吾威遠英武并百司食糧者。三日內並赴行在。不去者。卽于本司著到。如三日後移牒勘。彼此無名。當按軍令。議無容貸。泚移居白華殿。朝臣見者。悉勸迎駕。泚願望錯愕。知未得衆心。源休入移時。籌之言多不順。勸以僭僞。泚甚悅之。猶尙未決。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後乃知。源休既陳矯計。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時六日夜也。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兇徒必來攻城。請爲備禦。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太尉忠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傷大臣之心。安可令泚聞之。請以百口保泚不反。後二日。泚變梟獍。至于城下。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頒下手詔諭之。皆如期至。帝尙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勸迎。且令諸道軍士三十里下營。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嚴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翊衛未備。若泚忠孝奉國。固不

以兵多爲慮。若狠心已變。則有備無患。今士馬在外。深爲陛下危之。卽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嚴矣。朱泚既納源休僭僞之說。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救援。行至澠池縣。聞朱泚僭僞。返旆投泚。泚自謂衆望所集。于是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爲皇城留後。泚以段秀實爲心膂。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陰起逆謀。秀實潛謂劉海賓曰。朱泚是薊門一卒。去逆効順。先帝嘉之位登台輔。不能見危授命。而乃晏安兒醜。吾位歷司會。策名九寺。雪國之恥。雖死猶生。爾能從乎。海賓曰。忠臣節義。死而不亡。敢不唯命是聽。因擇能行者追賊兵。曰。城中有變。使者六日一更行。及洛驛。虜劫而迴。驗符。乃秀實詐爲賊帥姚令言帖。用司農寺之印也。賊泚用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王。以禦王師。用異姓王李日月爲西道諸軍事。經略使。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傑爲平虜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時與李日月頻戰。官軍大捷。後被伏兵。死于鋒刃。朱泚出榜兩市。及署兩坊門曰。奉天殘黨。蟻聚京畿。重傑等仍敢執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師小將。果復敗亡。觀此孤城。不日當破。雲羅布網。無路鳥飛。鐵釜盤魚。未過瞬息。宣布遐邇。各使聞知。僞兵部員外古之奇詞也。初重傑縱騎追賊。獨出于三軍之首。兇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使被兇徒生擒。親事數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軀而奪之。兇渠雖衆。追者氣銳志堅。奮然不顧。遂被逆黨斫重傑頭而棄其身。親事收其神柩。入奏于奉天。帝見之。撫屍而哭。或諫曰。裨將死。撫屍而哭。越禮也。帝曰。大禮非卿所知也。艱虞之際。死于王事。愍惻豈拘常倫。遂盡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埋之。朱泚得高重傑頭。又集僞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義于此。爲朕之無禮。殺我忠臣。又命僞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

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尅京師。詔有司發舊二塋。取其首。別爲封樹。贈工部尙書。喪葬官給。時李日月兒威甚銳。燒燕陵廟。帝甚患之。謂渾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尅平多難。致使六合沸騰。宗廟失主。焚我陵闕。兇威轉熾。應是殷憂之時。代終百六。唐堯禪舜。虞舜禪禹。自古有德者進。無德者讓。有自來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搖蕩。幽冀蜂起。萬方震懼。請從禪代。以救蒼生。卿等如何。渾公泣涕如雨。身被鐵甲。舉身自撲。君臣悲淚久之。渾公奏曰。夫聖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項籍。世祖窘于昆陽。隋文帝厄于雁門。魏武保于南郡。三王五帝。其猶患諸。況陛下承百王之末。威靈邁往。古小有述否。而懷扼腕。臣下之罪也。願陛下以社稷爲念。無以小賊爲憂。臣請自出一行。梟逆賊之首。卽冀宗社永安。唐堯垂拱。臣之願足矣。上曰。朕在蒙塵。卿爲肺腑。別募裨將。卿不可也。渾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頻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兇威轉甚。上許之。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埋伏于莫谷之隅。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直抵朱泚營壘。泚驚。不覺墜楊。羣盜大潰。公以騎少。不足逞銳。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至城西門。渾公謂家僕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與卿此捷。何不取之。僕人彎弧射之。李日月應弦而斃。朱泚鋒刃。十亡八九焉。家僕者。卽渾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詔令公賜姓李氏。封異姓王。以賞飛矢之捷。用旌武功也。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備禮。送于長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尅而不哭。厲聲罵曰。奚奴。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猶晚矣。朱泚備禮而葬之。母氏始終不哭一聲。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長安。諸黨並從夷戮。唯李日月母存而不問。君子曰。馬服君婦有知子之鑒。而免禍。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義。